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七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委積考

歷代委積

古者人君之治民也既經理其田疇以裕衣食之本而又慮天時人事之不齊預籌有餘以防不足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晁錯稱堯水湯旱民無捐瘠惟其儲積素備者是也周以農事開國自后稷公劉至于文武世享富庶之利詩曰百室盈止又曰萬億及秭嘗是時天子藏富于民自邦都以至野鄙各有委積以待不時之需凡老疾孤窮賓客軍旅悉于

是取給焉戰國以來井里之制壞矣國以移粟爲能單以轉輸爲苦故兵法稱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又云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豈非飛芻輓粟之難而國與民有交受其病者乎漢宣帝用耿中丞立常平法隋唐有社倉義倉皆後世所謂美政至于今不能廢云作委積考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于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囏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餘廩也羇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聚凡畜聚之物也）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爲餘謂縣都畜聚之物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爲分分頒謂遺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賜以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穀國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

也泰夏賦以市擴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于君藏輕出輕以重數出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于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

問于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
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
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以會數柰何管子對
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
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
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
者藏于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
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
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
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
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

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穀之一分在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緘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

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廣平曲周縣）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藏收粟也）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穀十二斛也）人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十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籍衣于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籍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按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囷窌而不得挹損焉（挹損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人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諸侯者寡人欲爲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太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爲璧尺

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行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郭有掘闕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及穿地至泉曰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龜爲用者其數百比百里之地令過之平盤之中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立寵曰無貲立寵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五月召丁氏而問之曰吾有無貲之寵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寵爲質以假子之邑粟邑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

之食中當也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
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陰里齊地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記其築城因使玉人刻石爲璧刻石刻其美石尺者萬泉
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
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
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蓋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載
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
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
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
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

鍾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列大夫中大夫也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峥卬之戰峥卬地名一說即葵卬民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我事失其本業今欲復之管子曰唯膠數爲可耳膠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今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峥卬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國中大給峥卬之謀也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

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秦始皇時置粟于敖山上謂之敖倉及楚與漢爭天下酈生說漢王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人民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

道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餉所謂請成也此乃天下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塞成皐之險則天下知所歸矣

漢司農官有太倉令丞太倉蕭何所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宣帝本始四年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長安渭水北古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又大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河東郡滎陽有敖倉敖本地名臨河有太倉河東郡根倉溼倉[illegible]河內倉汲縣[illegible]

內倉粟以賑貧民

後漢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滎陽敖倉官屬河南尹

魏有邸閣倉晉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司農卿主倉庾統太倉令及左右中部三倉丞太府丞掌太倉陳如之五代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鈞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

後魏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

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

後周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

是詔于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
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通廣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李密傳密說翟讓曰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讓曰請君先發僕領諸軍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衆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其襲破黎陽倉據之
唐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政令謹其出納而修其
職務少卿為之貳凡京都百司官吏祿廩皆仰給焉每年支諸司雜物各府定額開元二十三年敕以為費過用多遂停減光祿寺左右羽林左右萬騎左右三衛閑廄使五功使路減西門東宮南衙諸尉及給納監司農鴻臚等司年支雜物並括少府監庫內舊物四百餘萬丞掌判寺事凡
天下租稅及折造轉運於京都皆閱而納之每歲自都轉米

一百萬石以祿百官及供諸司若駕行幸東都則減或罷之

凡受租皆於輸場對倉官租綱吏人執籌數函其函大五斛次三斛小一斛太倉署令掌九穀廩藏之事丞爲之貳凡鑿窖置屋皆銘甎爲庾斛之數與其年日月受領粟官吏姓名又立牌如其銘焉輸米麥二斛課藁一圍三斛橛一枚米二十斛蘧篨一領粟四十斛苫一番麥及雜種亦如之以充倉窖所用仍令輸入營繕之

凡粟支九年米及雜種三十貯經三年斛聽耗一升五年以上二升

凡京官之祿發京倉以給中書門下御書臺尚書省殿中省內侍省九寺三監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並第一般上旬給十八衛諸王府率更家令僕寺京都總監內坊並第二般中旬給諸公王府邑司東宮十率府九成宮總監兩京畿府官並第三般下旬給餘司無額準下旬給公糧者皆承尚書省符丁男日給米二升鹽二勺五撮妻妾老男小則減之若老中小男無官及見驅使兼國子監學生鍼醫生雖未成丁亦依丁例諸倉監各掌其倉窖儲積之事丞爲之貳

凡粟出給者每一屋一窖盡賸者附計欠者隨事科徵非理欠損者坐其所由令徵陪之凡出納帳歲終上于寺焉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和糴一百二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隴右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關內道百八十二萬

一千五百二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河東道三千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江南道九十七萬三千八百二十五石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五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隴右道三十萬三十四石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

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千六百六十八石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關內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十八石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河南道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江南道關杜佑曰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並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

能達也民者暝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覇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覇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略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糴豪商富室乘急賦收旋致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

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以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爲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斂賦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于藝殖倘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順成濟遠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

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廄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開寶三年有司言倉儲止及明年二月皇弟開封尹召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舊一歲三運今若運米入船與入倉各宿儲運無淹留則歲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

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爲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掌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貧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豐歲豐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

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十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爲言詔歲減

五十萬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塡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閣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穀賈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難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則芻之前後不可斛數至和中一歲凡芻三十五萬三司常請以布償芻直登菽芻布為錢千三百六十三斤布千一百仁宗以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杭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東貴處市金帛儲椎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熙甯元年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

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三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糴爲便詔如安石議元符初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内藏庫詔以絹五十萬疋予之帝謂近臣曰内庫絹才百萬已輟其半矣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路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卒皆八折不惟人馬足食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米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萬緡計七百八

十萬帝慮其米仍麤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于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戍軍曰裕軍通峽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崇甯五年二月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眞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亳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焉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末饋餉空乏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務開邊夔峽嶺南羈縻郡邑調取於民費出縣官不可勝計最後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飢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獨郭藥師

所將常勝計口給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民力不能給于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千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其年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言利之臣尤急儲蓄紹興十八年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

軍盧州各十萬石

遼太宗保甯七年漢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鎮州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馬人望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許民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

金諸倉使副掌倉廩畜積受納租稅支給祿廩之事攢典掌收支文曆行署案牘歲收一萬石以上設二人倉子掌斛斗盤量出納看守之事大定十七年尚書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給上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即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

王皆以蓄積爲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今旣不給可於隣道取之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爲常章宗明昌二年諭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

元京師二十二倉萬斯北倉萬斯南倉千斯倉永平倉永濟倉惟億倉旣盈倉大有倉屢豐倉積貯倉凡十倉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豐穰倉廣濟倉廣衍倉相因倉順濟倉凡八倉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二員通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凡四倉每倉各置監支

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河西務十四倉永備南倉永備北倉廣盈南倉廣盈北倉充溢倉凡五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崇墉倉大盈倉大京倉大稔倉足用倉豐儲倉豐積倉恆足倉既備倉凡九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通州十三倉有年倉富有倉廣儲倉盈止倉及秭倉廼積倉樂歲倉慶豐倉延豐倉凡九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三員副使二員足食倉富儲倉富衍倉及衍倉凡四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一員河倉十有七館陶倉蓨縣倉陵州倉傅家池倉凡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蔡家度倉尖塚西倉尖塚東倉長蘆倉武強倉夾馬營倉上口倉唐朱倉唐村倉安陵倉四柳樹倉淇門

倉伏恩倉各置監支納大使一副使一甯沽廣通倉大使一員滎陽等綱凡三十日濟源陵州獻州白馬滏陽完州曰河內南宮沂莒霸州東明獲嘉鹽山武強曰膠水東昌武安汝甯修武安陽開封儀封蒲臺鄒平中牟膠西輝衛滄州漕濮州每綱皆設押綱官二員計六十員每綱船三十隻爲一綱船九百餘隻運糧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及邊境所在有倉州縣則設預備倉東西南北四所百司官吏月俸取給所在倉衛所軍屯田收入貯倉以自給凶荒則發預備倉擇耆老一人主之故名爲老人倉其法每遇歲凶豐縣官勸令諸鄉足食家出米穀不等備荒之官籍其數凶年許其本鄉下戶借貸秋成抵斗還官著爲令有古義倉遺

意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于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士京師諸衛凡四十一倉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倉于京師凡三十七衛益令天下郡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轉運設倉于徐州淮安臨清德州臨清倉因洪武之舊並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于河西務設通州衛倉于張家倉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三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宣德

元年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贓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貯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此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 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倉改隸之惟遼東甘肅甯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長運法行轉運諸倉皆虛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為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廒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豐濟農倉之設始于南直巡撫周忱先是各府秋

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卽輸官逃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于是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羸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自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部納秋成如數還官凡京倉五十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兩京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略相同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

給事中管懷理奏乃罷之

論曰賈誼有言積貯者生人之大命也自唐虞三代之盛睿智良謨經理萬端非能盡兆人而衣食之也量其力之所入而歲必留其有餘度其時之所需而出以補其不足觀周官遺人委人二職雖曰籍掌於官而實藏富於民故緩急得以資其用而國未嘗有賑貸之費焉漢仍秦制太倉之粟貯在京師專設令丞之官以主之而其散在郡國者吳曰海陵蜀曰郫閣河南謂之敖倉雖一隅之利而可以坐致王霸之業史臣稱其富饒甲於天下非空言矣晉室板蕩南北分裂經國之謀尤急兵食故倉官之設代有增益獨拓跋氏此職無聞然其

宿儲未嘗不豐也隋唐因漢舊都關中之野沃壤千里神皋奧區富擅天下然而方其盛也則成開皇貞觀之王業及其衰也則爲大業天寶之喪亂其故何哉蓋文帝太宗皆躬行節儉之主又其時府兵初建士卒力耕自贍糗糒靡費少而糴殖多是以朝野充給關東有無窮人之謗及於煬帝殫土木之功疲遼海之甲而明皇亦溺意聲色勞師遠伐于此之時山東怨叛河北瓦解王竇安史之徒乘其敝而攘奪之彼黎陽東洛之廩蓄適足以供盜賊之饜飫焉耳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故國或以無積而興亦或以多積而亡秦隋之富度軼古今至其亡也不過一夫之力將非以厚斂而長

怨乎宋有天下汴河之粟四面雲聚其後奸相任意變法吏胥因緣侵盜困廥內空歲幣外增人心既離國亦隨之至明之倉儲典以中官利權旁落奸弊橫生遂使軍人困擾海內嗷怨迹其末流土崩之禍視秦隋何以異哉

六典通考卷八十

湖西閻鎮珩輯

委積考

歷代漕運

王者中千里而立都四方貢賦所入道里均平禹貢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蓋其地近者物重而質粗其地遠者物輕而質精所以息人勞省財費也後世運道艱遠水陸所經動踰數千百里石儲之入費或過倍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三月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士有飢色自春秋至於戰國率以粟支多寡爲

兵力强弱當時策士揣度天下形勝未嘗不討及焉秦始皇末年遣樓船之卒攻南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丁女轉輸民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而死漢宣帝討西羌使王尊護送軍糧于是有護漕都尉之官至建武七年罷之後漢王霸爲上谷太守上書轉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輸之勞凡此者皆緣邊備困急苟且以救一時之乏而未嘗爲經久之長利是以君子無稱焉夫法莫備于三代而漕運之法考諸經傳未有明文惟禹貢州末係河先儒以爲運道由青達濟揚達泗荆至于南河雍至于西河即唐裴耀卿節級轉運之法也故事有前人所嘗行而其效見于數千百年以後漕運乃其

一端耳

遺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　均人掌牛馬車輦之力政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　稟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

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旁者

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　吳城邗溝通江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一舫載五十人

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不費牛馬之力不十日而距扞關楚之西界及始皇滅六國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謂引車船也東起於黃腄音誰東萊二縣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及高祖定都關中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劉敬說是也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

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千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饟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衞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衞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肥關中之地

得穀上以爲然發卒穿渠漕運大便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度可得穀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爲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越人從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入米多故謂之稍）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斜水北流入渭）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坂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

從河無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昭帝初減漕三百萬石元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毋漕宣帝即位數歲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事果便詳常平考

後漢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萬斛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絶虞翊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兖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考禹貢自禹以來有之不起于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梁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據後漢書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詔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東洪溝乃橫亙南北獨所

謂自禹以來有沐者此不易之論也

魏正始元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蜀相諸葛孔明出軍至郿山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按亮集督罪罷力扗叙滿元胡忠推意作一腳木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勒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勞牛不飲食流馬法曰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前腳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分墨去前輪孔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扛孔去腳孔

分壘二寸二分後扛孔分壘四寸五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七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收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壘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扛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前

晉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

嘉元年修千金堨于許昌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王羲之論北伐日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備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綵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齊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

自運不勞一人
後魏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辥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麻貲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僱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僱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僱絹三匹市村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四十九匹僱作手并匠及船上

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則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僱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貨一車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僱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並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並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邇唯遠雷陂其陸路自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以爲用門兵造船闕彼防禦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

須恐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于將
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護粟帛上船之
日隨還至二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陪徵河中闕失專歸
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
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
里未易其功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
今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稅
以乘越別更裁量尚書崔林以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
備盡公理昔人至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
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
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跡備在舟

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功利猶爲不少其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若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閏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錄尚書高陽王雍僕射李崇等奏曰欽之所列闕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並如前計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迹仍存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

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䗶岫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乘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于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可爲永式李冲傳高祖汎舟洪池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

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戰猶戶出而鬬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世宗時崔亮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

隋開皇三年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

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置洛口回洛倉窖三千三百窖容八千胡寅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然極奢於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巵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歛多藏之罪耳

唐度支郎中掌水陸道路之利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一百五十里江百里餘水七十里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即于隨官司申牒報記聽以年功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道皆具爲

脚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澀而爲之制河南河北河東關內等四道諸州運租庸雜物等脚每馱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車載一千斤九百文黃河及江水河並從幽州運至平州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餘水上十五文下五文從澧荆等州至揚州四文其山陵險難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其用小船處並運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往本州量定倉部郎中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凡東都之租納於都之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量其遞運節制置使以監充之陸路自洛至陝分別量計十五文付運使於從路分爲之遞應須車牛任使可量運多少召雇情願充者以十月起運盡歲止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胸

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咸亨元年關中飢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檝相繼會于渭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溢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

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通典耀卿奏曰昔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玄宗以爲然乃于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

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是時物力豐富水陸之直增以函腳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

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于長樂坡瀕苑牆鑿潭于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先是米至京師或沙礫糠粃襍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僅一歲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斛而已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迵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初河南尹李傑始爲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爲前後交兩月而畢其

後浙州至天寶七年運二百五十萬石每運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皆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于輸京師鹽鐵兼漕運自晏始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于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

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楊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

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道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則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陸贄上奏曰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納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

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糶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之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據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運錢三千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十六萬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爲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百萬餘緡坐實邊部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吳江蠹弊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

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用其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清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滉又奏比年有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從之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

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如晏之多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

陂起堤貫城以通大舟河益痺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剸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到渭橋近日欠闕大半請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少償之千七百斛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王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

緡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攷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陰河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

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休使僚屬案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澪渠並西江水運以餽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泝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楊子縣專督海運于是軍不闕供　蘇軾曰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于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

圖不可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揚既與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衆人私用不匱則官物牢固乃于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饋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杜侍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饋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

論曰漢唐皆都關中雖名沃野千里而人浮于土食用常苦不給往往取資于東南之粟然漢自高祖至于武宣不過轉漕山東通道蜀漢而其時會稽豫章之富甲于天下其以奉幣入京師者蓋無幾然則自淮海而南未嘗聞有方舟而並進者也唐武德貞觀之際關輔士卒耕種自贍糗糧之費不假外索且又設官尙簡縻廩無多故歲漕不過二十萬石足矣高宗以後歲益月增

至于開元天寶府兵之法廢弛一遇水旱飢饉鄰城無兼月之儲道路有殍死之憂於是裴耀卿李傑之徒講求運法不遺餘力及大盜起而國用兵役繁興中外艱食劉晏負濟世之才以轉輸爲己任行其法度數年之間人不加賦師用宿飽考唐代財賦出于吳會者十居八九故其漕運所經大率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晏因其弊而振救之使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險易操舟者便習既久是以無沉溺覆沒之患而國用因之饒贍焉且自肅代以還河北諸鎭租賦不領于度支益以回紇吐蕃之亂京輔空虛專仰饋餉江淮之粟一日不至則帶

甲荷戈之徒脫巾而大呼裂眦而環起故謀國者尤視揚越爲重地焉當劉晏任職之初按行江淮盡得其利病所由故立法並制可遺永久終唐一代以復晏法爲賢能以毀晏法爲頹弊至宋蘇軾之論謂晏歲造船八十隻每隻剩破錢五百貫歲失資四百萬緡而卒能致成功其大度遠略異於寒陋之小人昔人多以桑劉並稱予謂晏之居心寬大不沾沾以握算爲能事豈可與宏羊之刻薄同日而論哉呂祖謙曰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京口

後唐同光二年勅鄭州差兵自黎陽開河以通漕運吏部尚書李琪請勅下諸道有能運官物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

任縣官有官者依資授欠選者放選千石至萬石不拘文武賞酬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于洛預備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閒請差遞糧一轉帝然之車駕在汴近臣奏運糧勞民帝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長興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二年敕沿河船般倉每石數內與正銷破二升三年幽州新開東南河路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四年三司使奏洛口至京往來牽船皆是水運牙官人管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其工役欲于諸軍傔人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與耗一斗胡寅曰觀世宗之言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遲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　帝又曰今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自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常賦其水運舟船並停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舟檝皆至京師六年命指揮使韓令坤疏汴水入蔡河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都大梁有四河曰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而汴河漕爲

多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建隆以來首浚三河諸州稅租及筦榷貨利悉官給舟車輸送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歲運米四百萬石吏緣爲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又同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擅貿官物八年乃擇幹彊臣分掌水陸發運事凡一綱計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財貨出納並關報催督弊遂革初荊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送上供物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請牙將部送勿擾民汴河輓舟卒多飢凍太宗求得百許人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江南歲漕米數百萬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入輩受賕爲姦悉斬之主綱吏

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于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置發運使領之玉海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給之力有餘不勞而辦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入汴亦置發運司粟帛自廣濟河至京者京東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至京者陳穎許蔡光壽六

州河北衞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中荆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各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黃河漕益減纔運菽三十萬石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轉般始于唐裴耀卿成于劉晏載鹽以歸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四河冬涸舟卒還營春復集名曰放凍汴船不涉江無風波覆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文移坌併不能檢察操舟者賕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糧綱法壞汴綱至冬

出江爲宅路轉漕兵不得息各赦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元年張方平爲三司使書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路災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常惠民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黃河一年額馬料三十萬石般運到京汴河漕穀令敘粳米年退錢一頃充糴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糴事體利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樣剩負租稅稅凶穰弛斂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上稱善悉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自汴船不復出江外船不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食苦不足皆盜毀興利易錢漕額愈不及治平三年詔汴船七十綱皆出江復故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時漕運吏卒侵盜貿易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甯二年

緡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既足募商舟運者又二十六萬餘石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詔轉運司相度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至京者三分不及一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今之京師古陳留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國初浚河渠通漕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詔濬廣濟河增漕舟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元豐五年罷廣濟河輦

運司及京北排岸司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沈溺之患詔各遷兩官八年罷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運東南粟實洛下至是罷之是年立汴河糧綱賞罰歲終檢察知揚州蘇軾上言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貨物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一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檢點得三十隻船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量則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以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折賣船板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較然 政和中張根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于督趣根嘗存三十

萬石爲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榷貨務緡錢數百萬河北船運至乾甯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鎭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馱行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磧險運致甚艱熙甯六年詔鄜延路經略司買橐駝三百運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差夫四百人次一二百人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其雇直約三十千以上驢約八千絳州運糧千石往麟府每石直四百而雇直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饋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甯至磨哆口皆大川

通車無礙自磨㖆至兜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山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鄧州夫三萬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饋運轉運司計程數日支米錢陝西都轉運司于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運糧出界止差廂軍大觀二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於滎澤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攏置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據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詔京西運糧每名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而餘萬稽今四方

豐稔可逐歲增價收糴不得輕般運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轉般自熙寧以來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諸路倉常有餘若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崇寧初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儲積日空無所代發而轉般之法壞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剥勞費遂于堰旁置轉般倉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侵盜之弊由此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眞楚州堰爲水牐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縻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

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歳額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船有損壞修整不得時州縣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大觀三年詔直達綱依舊法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言祖宗立轉般以備中都緩急防漕渠阻節自其法廢河道日淺澁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眞楚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自行直達大江東西荊湖南北有終歳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抛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折欠之弊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遣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

運司措置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以兩浙之粟供行在江東之粟餉淮東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雇舟差夫不勝其弊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挽之人以為便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于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純潭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于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斛石就用兩浙米外于建康太平宣科撥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

楫之通亦便而滓光之屯仰饋于齊安舒蘄之民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至京西棗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邈雇替一夫錢四五十千

呂祖謙曰宋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于江淮其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所仰給也祖宗時江楚陸路之粟至眞州入轉般倉自眞入船貯於發運司後乃入汴以達京師諸州回船自眞州請鹽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良法也眞州故唐時揚子江本朝改號曰眞州運法未壞諸州船至眞請鹽其次入汴入京師及蔡京爲相廢改鹽法置直達綱是時奸吏多雖通漕之官不過催督起法官亦有名而無實所費既多東南入京之粟又少蓄積發運有名無

實此召亂之道也能改齋漫錄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

遼聖宗時燕地大飢戶部王嘉造船使民諳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怨亂首殺王嘉

元初平江南運糧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沙壅又從東阿旱站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費不貲卒無成效至元十九年從巴延之請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沿山求嶴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歲運糧至中灤運司自中灤至大都二十年用王積翁議開

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苦之而孟古岱言海運之舟皆至於是罷新開河圖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孟古岱爲萬戶府達魯噶齊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二十四年立行船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罷東平河運二十五年于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令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督歲運輟耕錄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爲雄長陰勦部曲曹伍之廷議兵方與事招懷清瑄部其徒屬爲防海義民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挽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道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至大四年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

糧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糧船俱壞歲歲有之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于是以嘉興松江秋糧並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凡運糧腳價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後減至六兩五錢初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自上海至揚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明年又開

新道從劉定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風濤不測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輟耕錄杜工部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淩蓬萊則唐時已有海運朱張特舉行耳

史臣曰世祖用巴延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歷至順由四萬石增而爲三百萬以上歲久弊生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剽劫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二百八十萬石二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

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續通考武宗時海漕到京三百萬有餘仁宗增浙江海漕二十萬石英宗減海道運糧二十萬石泰定二年康里回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飢今歲海運米二百萬石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言便益二十餘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于壩夫海糧壞于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貢賦不供剝民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使徵海運於江浙舟次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二十三年又遣使往徵海運士誠托辭拒命由是東南之粟遂止